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柏市风光

地名记忆

柏市白石洞一角

攸县柏市的醉与乡愁

仇金华

攸县柏市原来叫柏树下。据传在今柏市老街之东，有一棵四人都不能合抱的古柏树，如擎天巨伞，方便南来北往的路人歇脚纳凉。北宋初年，一对江西籍夫妇在柏树旁搭建起一个简易茅棚，出售自制的凉茶、草鞋为路人提供方便。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夫妇将茅棚改为土房两间，做饭庄之用。由于生意兴隆，乡人争相效仿，纷纷在此开设商铺，于是柏树下之名逐渐流传开来，至明朝初年已有商号几十家，并有200米青石板铺就的街道。

据同治版攸县志记载，凤岭巡检司署建于宋代端平三年（1236年），柏树下凤岭人谭君渊为第一任巡检，负责湘赣交界处多个州县的治安防务、案件审理等事务，这是攸县历史上第一个兼管省际的衙门，至明朝崇祯末年（1643年）年凤岭巡检司署裁撤。清朝雍正年间（1733年）湖南巡抚赵申乔题准许知县许博翮复设凤岭巡署，此后靠近衙门的柏树下老街更是商铺林立，商贾陡增。

由于地处湘赣边界，凤岭巡署地辖攸县东北部及江西莲花、安福，更兼有水路经田心大园码头顺江而下，经洣水出湘江入洞庭达长江，可将柏树下地区盛产的稻谷、米酒、山货及土特产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江浙一带。水陆交通的便利，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柏树下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1942年，当地政府又在临江边界架起了能容纳千人的墟场，并逐渐发展成攸县五大边陲集市之一，因此柏树下又称“柏市”。

柏市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宋朝时的柏树下老街已初现雏形，有店铺出售从江西吉安一带传入本地的米酒，非常适合当地人的口味。从地理位置来说，柏市属攸水源头三湾隘口下的冲积地块，沿河两岸土地肥沃，当时不少大户人家有大量稻谷、糙米出售并种植价格更高的糯谷。邻近老街的彭家湾有一股旱年不枯、涝年不溢的涌泉清澈见底，甘冽清醇，取此泉水酿制的糯米酒更加香甜独特，回味无穷。农历立冬后开甑蒸酒，直到来年开春，满街酒香数里可闻，弥漫整个冬季。米酒，已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今还有祖传下来的酿酒用的捞子等工具，还有民谚称：三尖峰的煤炭，彭家湾的水，田心的围墙，柏树下的酒。

柏市人爱酒品酒酿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坊间流传的关于酒的故事甚多。以酒会友、赌酒招亲、一酒泯恩仇、一坛输半壁山的故事令人津津乐道，如今仍有人因为自封或是酒友取“酒癫”“酒圣”“谭一瓶”“谢一坛”等绰号而成为笑谈。这里的乡民一到冬天更离不开酒，或直接抿几口后穿肠入肚、御风驱寒，或三五人围坐火炉旁烫一壶原浆米酒，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似醉非醉，意犹未尽之际笑谈世事百态，乐观万里浮云。嬉笑怒骂，好不惬意！即便是现在，当地人外出，拿上几坛酒馈送亲友，仍算是大大的人情。逢年过节，来柏市买酒的客商更是络绎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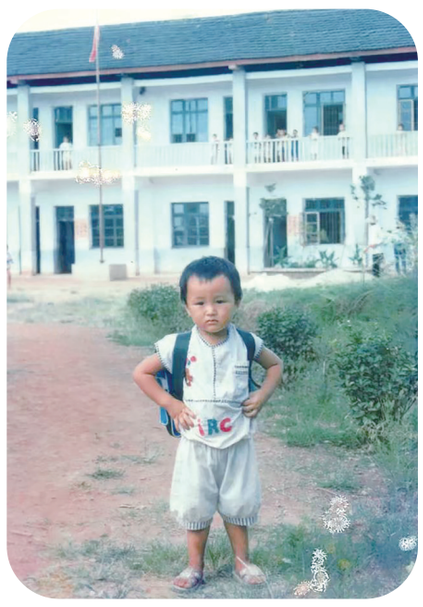
1995年，柏市原浆米酒正式申请更名“柏市醇”。1996年在攸县举办的有30个乡镇48名歌手参加的“柏市醇”杯农民歌手大奖赛，更让“柏市醇”名声大噪。如今，在台湾、东南亚旅居的攸县籍人士，每年都会以各种方式，或邮寄或托人捎带，用柏市醇以飨故客以续乡情。如今，“柏市醇”正以甘甜醇厚的口感和浓缩的文化底蕴，诉说着新时代里老酒的故事，续写着那缕难忘的乡愁。

柏市人爱酒品酒酿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老照片

我的外甥

倪锐



外甥儿时常跟我一起到学校来，还是老师、校长的“团宠”

未满二十岁的姐姐生毛毛了，我从市里赶往她家。在那间房里，我奇怪地看着年轻的姐姐熟练地从一盆褐色的艾叶水中捞出那团哇哇大哭的粉肉团，丝毫不像刚生过娃的月婆子，倒像现在训练有素的月嫂。姐姐怀里那个粉肉团好小，好红，好可爱哟，嗯啊嗯啊地哭着。我刚试着抱了一下，姐姐赶紧伸手过来，扶住那软得像胡椒捣棍一样乱摇的小脑袋。

姐姐有时会回娘家，抱着毛毛，背着包，包里全是用旧布毯撕成的尿片。姐姐一到家，我们三个弟弟妹妹就围着她欢呼雀跃起来，把嫩毛毛争来抢去。外甥特别爱哭，抱他的人如果坐着，那他安静不了几秒就会嗷嗷大哭。姐姐早就躲到偏房去休息了，我们三姊妹只能变着法子止哭，抱着外甥边跳边跑，像撞船一样撞来撞去。外甥有个奇怪的习惯，人多热闹，被争被抢时，不哭；举着看老屋墙上的美女贴画时，不哭。一旦规规矩矩抱着，他就开始哭个不停。

因为我当老师的缘故，不到三岁，外甥就被带去了学校。他那虎头虎脑的样子，大家都夸他长得好。尤其那个生了两个女儿，骨子里历来重男轻女的校长，一看到外甥就满脸堆笑，边笑边说：“这个伢子长得好，笑起来眼睛都眯成缝了。”

学校教学楼二楼有个老师自办的校园商店，姐姐每天给外甥五毛钱零花钱，所以外甥每天到校第一件事就是往二楼最里头冲，从柜台最左边转到最右边，挑挑拣拣，最后拿着泡泡糖、酸梅粉、山楂片、梅子等，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地走下楼来。当然，外甥也多次经历百米冲刺到商店，然后铩羽而归蔫头蔫脑地走下楼的情形，那是他又一次把五毛钱掉在了不知哪个角落。

当然，校园商店的主力军还是老师。比赛得奖了、打麻将赢钱了、买新衣服了，哪怕是学校厕所旁校长种的黄瓜开花了，也可以成为大家请客买东西吃的理由。四位老师和校长一起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请客买吃的一律买六份，另一份就是外甥的。外甥每次来办公室拿自己那份吃的，总是先眯着眼甜甜地朝校长喊一声“外公”，校长像看见自己的亲外孙一样欢喜得不行。

外甥也有让我“长脸”的时候。一日课后，大家都围在学校一楼的台阶边晒太阳，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朗声诵读“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三，三加三等于四……”抑扬顿挫、不疾不徐，惹得众人先是鸦雀无声，尔后哄堂大笑。有人竖起大拇指对他说：“丁伢子，背得真好！谁教你的？”外甥神气十足，昂着小脑袋说“我姨教的！”此时的我，羞愧得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每周五，我会送外甥回家。大路虽然远，但有家面积比校园商店大十倍、商品齐全的商店，会让外甥每次经过都驻足不前。我们会买一袋当时很流行的小黄棍饼干，足足一斤，还有那种校园商店从没进过货，可以中奖的酱芒果。虽然从来没有中过哪怕一分钱的小奖，但撕开小包装袋时，外甥的眼里永远充满着神圣的希望。有一次，又到了小路与大路的分叉口，我停住了，外甥已经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大路上，见我停下，他的小眼闪过一丝失落。尔后来了一句：“姨，我们走大路，我不要你买东西吃。”一句高情商的贴心话，让他收获了更多零食。

一转眼，外甥今年三十岁了，成了家立了业，五岁的儿子和他当年长得一模一样。作为姨妈，唯愿你健康、平安、快乐。

讲述

做一名脚踏实地的搬运工

讲述：戴燕仁
记录、整理：罗玉珍、李卉

人物档案：戴燕仁，1968年生于炎陵，2008年起，在炎陵从事搬运工作。

2008年我40岁，为了方便照顾家中老母、督促高中的孩子学习，我没有继续留在株洲市区打工，回到了炎陵。我大哥在县城做了几年搬运工，他告诉我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胜在时间自由，还可以兼顾家里种地。于是，我跟老婆在县城城南小学附近租了几间闲置的居民房，再淘来些旧家具，安了家，就开始创业。

（一）

刚开始我跟着大哥干，他认识好多老板，包括建材店、家具店、水果店、超市等等，老板们有需要就会打电话给他。大哥主动介绍我与那些老板认识，让我们相互存下对方的电话，方便以后联系。大哥跟同行也处得不错，很多活儿一个人拿不下来，大家就会邀约着一起，大哥告诉我：“对人诚恳、热情一点，朋友多了，活儿自然就会多起来的。”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我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亏待一起做事的兄弟朋友，一样的工钱，我宁愿多做一点事情。多吃一点亏，但是换来了真情和信誉。

一段时间后，我就把这个行当做事的门路混熟了。板材、粮油、家电、蔬菜、水泥、家具、零食……我什么都搬运过，有活儿的日子我就做事，没活儿干就回家干农活，顺便带一些乡下种的小菜回县城，这样更加省钱。

（二）

这些年，县城变化很大，盖了不少新房子，很多地方都需要装卸建材。

板材的种类有好几种，最重的一块板材五六十斤，先要抬下货车，然后背上楼。有些楼没有电梯，有些电梯面积太小，板材进不去，只能一步一步背上去。

我送过最高的是26楼，搬着搬着还停电了，我只能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来照着脚下的路，小心翼翼地往上爬，老婆也在边上帮忙，但我不敢让她太受力。我背两块板，一百多斤重，在闷热的楼梯间，我汗如雨下，心中不断给自己打气：“加油……加油……坚持住！”

就这样，从早到晚，我也不知道自己上上下下跑了多少趟，腿脚都快没有知觉了，像个机器人一样。

傍晚，我拿着这一单赚的近1000元钱，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有个乞丐，我给了他20元钱，老婆在旁也没反对。他（乞丐）看起来挺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回家之后，我还琢磨着，下次再遇见他，就问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干搬运。之后，我没有再见到他了。

还有一回是大热天，我和几个人到批发市场搬矿泉水，十多米长的挂车上装满了货，足足有几万斤。大家分工合作，我老婆在车上往下搬，其他人往仓库送。正午时分的太阳格外灼人，多晒一会儿就觉得头晕眼花，何况还要干活。老婆起初汗流浃背，后来脸色惨白，最后几乎晕厥了，我真的很心疼。从此以后，很重的活我就不让她去了。

（三）

十几年来，风里来雨里去，那些曾经的破烂道路，如今都变成了平坦的柏油马路。低矮的砖房少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有些商铺已经换了好几茬老板。有家超市，之前生意特别好，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关门了。有个建材老板，穷孩子出身，起早贪黑干装修，好不容易成家立业，结果染上了网络赌博，导致妻离子散……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我总回想起一些曾经认识的人，虽然电话号码还存在手机里，但我知道，以后不会再接到他们的来电了。我也会想起妈妈常说的话：“老老实实做人”“活的时间长，吃的饭才多”“做人要脚踏实地”……小时候只觉得是唠叨，如今觉得这些话是最朴素的道理。

辛苦付出总有收获。六年前，我跟老婆终于攒够了钱，在县城买了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孩子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的房子挨着湘山公园，站在窗边，能看到一条美丽的河，我常常站在窗户边看外面的风景，觉得心安和知足。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琢磨接下来要怎么谋生。我觉得各个行业其实都离不开装卸货物，而且我也喜欢做搬运，因为习惯了，所以我想就在这个行业踏踏实实做下去，直到不想做了就退休。

戴燕仁2008年起在炎陵从事搬运工作

生日时许下愿望：开家搬运公司，继续做老本行

真情

同事董老师

瞿春红

母亲，卑微如青苔，庄严如晨曦，柔如江南的水声……洛夫的这首《母亲》时常会让我回忆起一位母亲——我曾经的同事董老师。

董老师有个霸气的外号——河东狮！因为和领导叫板，她曾被调入偏远山村成为当地唯一的老师。但是这丝毫没有折损她一身傲骨，她把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发挥“小先生”的作用，所带的一二三年级在镇里期末考试中，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后来农村学校合并，她又回到了镇小学，住在寝室楼一楼。从此，河东狮一吼，寝室楼寂然。如果有人从窗口丢垃圾下去，她二话不说，把垃圾一扫，又重新丢回去；晚上过了九点如果还有声响，她会从一楼一路追上来，各个房间查。查到是哪一间发出的声音，会把食指戳到对方鼻子上，不把对方训个狗血淋头不罢休……如此刚烈威武，我自然唯恐避之不及，与她的交情顶多是在见面时叫上一声“董老师”。

入了冬，我就特别畏寒，偏偏那段时间又要自学考试，因此每晚双脚总是冻得冰凉，有时候棉被里捂一晚都暖不过来。有天天气酷寒，实在冷得睡不着，我起了床，踱手踱脚地来到走廊上，踮起脚尖跳绳取暖。刚跳完两百下，只听见楼下房门“砰”的一声，急促的脚步声沿着楼梯杀气腾腾地逼将上来。我捏着绳子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被董老师抓了个现行。

没想到董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后，一声不吭地下楼了。我心有余悸地进了房，正想熄灯睡觉，她带着热水瓶和一床被子走进我的房间，命令我拿出洗脚盆，又往里面倒了些热水，让我坐在床上，她蹲下来，把我的冰脚浸入热水中，还问我水温烫不烫。我哪敢承受？慌忙拒绝。董老师脸一沉：“我有神经衰弱，晚上一有响声就睡不着觉。不把你的脚暖和了，我怎么睡？还有，现在都几点了？坐着别动！”我无奈，只好听凭她为我泡脚按摩。洗完脚后，她让我躺入被窝，又把自己带来的被子盖在我的棉被上。“怎么样？这样还冷吗？还冷的话我把热水袋给你。”“不冷了不冷了……”我连忙回答，她笑了笑：“那就好好睡觉吧，睡好了，工作效率才会高。”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舒服。

后来，我和董老师成了忘年交，才知道她的女儿在外地打工。我想，当她为我按摩双脚的时候，祈祷的可能是远方的女儿也能遇到这样的好心人吧。那一缕漂泊天涯的缕缕思念，纵使百炼钢，也化为绕指柔，她再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河东狮”，她心甘情愿低到尘埃里，比青苔更低微，比细雨更无声，比夏花更柔软。幸运如我，在那个独特的冬夜，享受到了董老师的母爱，让我感受到严冬的美丽与温情。